

紅樓夢

六十七回
七十一回

十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15



文庫 11

D 246

15

紅樓夢卷六十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祕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卻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

紅樓夢

第六十七回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673

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爲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爲什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思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爲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走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爲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

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才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柳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才是靠跟道士

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僧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

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況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狠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爲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爲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誤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

紅樓夢
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愛啣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省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細着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

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閑話兒纔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

紅樓夢
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鵲深知黛玉心腸，但也

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爲什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爲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爲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氣血，姑娘的千

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鵲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鵲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鵲將嘴向床後桌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黛玉也不荅言。紫鵲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很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

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

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條桌上當古董兒到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廝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僧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已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僧們東西僧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鞦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

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帳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閑話兒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眾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眾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眾人聽

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得前日我們在店裡髣髴髣髴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閑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他勸纔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眾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那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眾的人怎麼沒人

治他一下子眾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眾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

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友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閑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扎掙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爲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三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着

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釵頭好會做人狠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賸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爲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

兒呢自己便歔歔整整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爲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樣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尊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

這這個又弄了個什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地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爲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俗們

紅樓夢
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去倒茶不提
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
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
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
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
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
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爲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
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
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
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遍晴雯

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
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
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了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
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了回活計忽
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日也沒有過去看看况聞賈璉
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
出去了叫寶玉回來孤不着人晴雯道曖曖這屋裡單你
一個人記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
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
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

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揮子在那裡揮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痕流星的吊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啣嚙上只咬破三兩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啣嚙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僭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上許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倒是

告訴買辦叫他多做一些小冷市口袋兒一啣嚙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場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你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媽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狠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犯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

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
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
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也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
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
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
叫你惦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
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
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
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

着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
我說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
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傍邊讓襲人坐下豐
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
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
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
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
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
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
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

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
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
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
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
平兒你到底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丫
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
個新二奶奶比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
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
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
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

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
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
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
走到裡間門傍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
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干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
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
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
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
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
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

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帳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帳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他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著胆子進來鳳

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脖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已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

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著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著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著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

勁啐道啞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著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著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著平兒道偕們都是死人

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扯拉上什麼張家李家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倒樞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

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葺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没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服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

住著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爲什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沒一事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走去興兒磕了

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隱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狠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個

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
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
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
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
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
這麼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議了未知鳳姐
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評曰

上回尤三姐公案已經了結尤二姐如何結局自當
接叙但竟接連直寫文情便少波折此回却先叙薛

蟠酌客次寫寶釵送物及黛玉思鄉徐徐接入鳳姐
聞風紆迴曲折引人入勝

敘薛蟠酌客寶釵送物不但文情曲折且借薛姨媽
口中逗起薛蟠娶親借鶯兒口中引起鳳姐聞風遠
針近線絲絲入扣

酌客送物並非閒筆正是事事周到處

寫鳳姐怒詰興兒先後回話將一副兇惡面孔一副
畏懼形狀描畫入神丹青不及

紅樓夢卷六十八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會上車，便將

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與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理衣服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子袄青緞子招銀線的褂子白綾素裙眉灣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攬進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張口便叫姐姐說今日實在不知姐姐下

降不會遠接求姐姐寬恕說着便拜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趕着拉了二姐兒的手同入房中鳳姐上坐尤二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禮說妹子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還禮口內忙說皆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在外邊眼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耽心這都是你我的痴心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瞞着家裡也罷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

事也是人家大禮却不曾合我說我也勸過二爺早辦這
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
以我爲那等妬忌不堪的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有冤沒
處訴我的這個心惟有天地可表頭十天頭裡我就風聞
着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敢先說目今可巧二
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體諒我的苦心
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合意
的諫勸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呢要是妹
妹在外頭我在裡頭妹妹自想想我心裡怎麼過的去呢
再者叫外人聽着不但我的名聲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

兒也不雅況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偕們
姐兒們還是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
昔持家太嚴背地裡加減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說
的當家人惡水缸我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兒上頭三層
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妹妹妯娌們怎麼容的我到今
兒就是今兒二爺私娶妹妹在外頭住着我自然不願意
見妹妹我如何還肯來呢拿着我們平兒說起我還勸着
二爺收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叫這些小人們遭
場所以纔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樣
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你我總是一樣兒妹妹這樣伶透

人若肯真心帮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並不是那種吃醋調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愿意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個站腳的地方兒就叫我服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別這麼着你我是一樣的人

鳳姐兒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禮他原是借們的丫頭已後快別如此說着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做他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

紅樓夢
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麼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著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著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也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會當過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著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

娶你曾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著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安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趕散眾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眾人來看問尤二姐一一見過眾人見了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眾人都許在外走了風聲若老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

婆子了頭都素惧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况在服中不好張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了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了頭送他使喚暗暗吩咐他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管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槩和你們算帳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提且說合家之人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爲得所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

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一聲大奶奶拿些過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妯娌們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嘴裡調度那裡爲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耐著些兒罷僭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

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麼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因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懶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來的東西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好妹妹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二姐見他這

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尤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花盡父母積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的裡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

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獺狗扶不上牆。』」你細細說給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開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發平服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的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旺兒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

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弟兄，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好哥哥，你去罷別開了。」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碰頭道：「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

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虛張聲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妄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况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璉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却早防着這一著倒難

爲他這麼大膽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倒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嬌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浦馬驟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也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麼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没人要了偷著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好的並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

証大家說明成了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朦了竅國
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告我們
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
到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
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
偕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偕們公同請了合
族中人大家覲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
面大哭拉著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
只求嬌娘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打雷霹五鬼分屍
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

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
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一面
罵著揚手就打唬得賈蓉必碰頭說道嬌娘別動氣只求
嬌娘別看這一時姪兒千日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實在
嬌娘氣不平何用嬌娘打讓我自己打嬌娘只別生氣說
著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
問著自己說已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已後還單
聽叔叔的話不聽嬌娘的話不了嬌娘是怎麼樣待你你
這樣沒天理沒良心的衆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
姐兒滾到尤氏懷裡豪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

娶親我不惱爲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帳名兒給我背著偕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來拿再者偕們過去只見了老太太和衆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買妾只給我一張休書我卽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內我這裡趕著收什房子和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總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買家的臉少不得偷

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續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帳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說這話哭著搬著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搽著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爲什麼你不來告訴我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麼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

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說著啣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著罷了。」眾姬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殺了，當著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說著捧上茶來，鳳姐也捧了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問親大爺的孝，纔五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着。」

教導你們，賈蓉只跪著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姪兒一時吃了屎，調唆著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嬌娘若鬧起來了，姪兒也是個死，只求嬌娘責罰姪兒，姪兒謹領這官司，還求嬌娘料理，姪兒竟不能幹這大事。嬌娘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裡，姪兒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貓兒狗兒一般，少不得還要嬌娘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只當嬌娘有這個不肖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他呢。」說著，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心，裡早軟了，只是礙着眾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因歎了一口氣。

一面拉起來，一面拭淚，向尤氏道：「嫂子也別惱我，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麼得罪了嫂，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少不得嫂子要體諒我，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說，先把這官司案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嬌娘放心，橫豎一點兒遮蓋不著，叔叔嬌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嬌娘送過去，好補上，不然豈有教嬌娘又添上虧空的，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嬌娘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

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就是個傻子也，傻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麼人？嫂子既怕他絕了，后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付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麼樣，再收付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打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

紅樓夢
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抓住總然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越發

來說我是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偕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妄告不實之罪偕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啞着嘴兒笑道難爲你想恐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麼個糊塗東西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的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來找事

說詐再要叨登起來借們雖不怕終久耽心攔不住他說
既沒毛病爲什麼反給他銀子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
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
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
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
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
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
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若出去了借們家的
臉在那裡呢依我說只甯可多給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
兒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

人如今怎麼說只好怎麼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
處了家裡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太
太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
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
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
人凭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說不得讓我應起
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太
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狠好正因我不大
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既見了你妹妹狠好
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

母姊妹親近一概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實在難等就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什了出來暫且住著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著我這不害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著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嬌娘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安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又指著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說着把臉却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賈蓉忙陪笑道罷了嬌娘少不得饒恕我這一次說着忙又跪下鳳姐兒扭過臉去不

理他賈蓉纔笑着起來了這裡尤氏忙命丫頭們舀水取粧奩伏侍鳳姐兒梳洗了趕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兒執意要回去尤氏攔着道今日二嬌子要這麼走了我們什麼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傍邊笑着勸道好嬌娘親嬌娘已後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誰信你這說到這裡又咽住了一面老婆丫頭們擺上酒菜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賈蓉又跪着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氏吃了飯丫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喝了兩口便起身回去賈蓉親身送過來纔回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

麼操心又怎麼打聽須得如此如此方保得眾人無罪少
不得借們按着這個法兒來纔好不知鳳姐又變出什麼
法兒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此回專寫王鳳姐陰毒險惡爲尤二姐吞金自盡之

由

寫鳳姐向尤二姐一番說話婉曲動聽尤二姐雖亦
伶俐不由不落其陷阱

丫頭善姐嗔說尤二姐之話須知俱是鳳姐暗中囑
咐

鳳姐對尤二姐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只管告訴我
是先發制人使尤二姐不得不替丫頭們遮掩惡極
借鳳姐口中說就告吾們家謀反也沒事的又叙王
信打點察院得賍以見榮府此時財勢薰天反跌後
來之衰落

鳳姐大鬧甯府寫得淋漓盡致既顯鳳姐之潑悍又
見賈蓉尤氏之庸懦兩面俱到

鳳姐托王姓打點察院使銀三百兩今尤氏母子許
還銀五百兩鳳姐不但占盡上風又賺銀二百兩惡
極

紅樓夢
哭罵吵鬧後忽指着賈蓉道今日纔知道了臉上
眼圈兒一紅及賈蓉跪下鳳姐扭過臉去賈蓉說已
後不真心孝順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一眼啐說誰信
你又咽住不說此一段文字隱隱躍躍暗藏無限情
事如金鼓震天時忽有鶯啼燕語又如一片黑雲中
微露金龍鱗爪文人之筆莫可端倪

紅樓夢卷六十八終

紅樓夢卷六十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弄小巧用借劔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
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方是大禮
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了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
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說著大家先至賈母房中正
值賈母和園中姐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
緻小媳婦進來忙覷著眼睛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
見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著好不好說

著忙拉二姐兒說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兒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著眾姊妹說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兒聽了又從新改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幾歲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後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着嘴兒笑着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還俊些呢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

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著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居住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

親我們原是親戚，接到家裡住著，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迫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個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况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道：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準。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

嫂。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使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準？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準。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有對証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麼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

母說我母親實于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準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著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其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

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絀著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訛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

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燈中踱

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鬟名喚秋桐賞他爲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已。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叙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之色。鳳姐聽了恹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且說鳳姐在家

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狠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和姐夫來往，可見沒人要的。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麼兒是的。後來打聽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魚頭來折說了兩遍。自己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自以爲係賈赦之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婦女。鳳姐聽了，暗樂

自從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奶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貓拿耗子，我的貓只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千人，暗爲二姐耽心，雖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憐。每當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淌眼抹淚，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一點

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况素昔見賈赦姬妾了鬢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開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一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

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麼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娼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聲兒氣得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說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喪聲嚎氣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妬了鳳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眾人見

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花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慳慳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爲人一生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滑他發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來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

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三姐兒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警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哭着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況于他賈璉亦哭說你只放心我請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卽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亦謀幹了軍前效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大醫胡君榮來診視了

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
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
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
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奶
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
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早
已魂飛天外那裡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
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如今
只以下瘀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令人
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

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於是血行
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
再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
捲包逃走這裡太醫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
着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
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
些閑話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
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
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
倍只說借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

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誠禱告說我
情愿有病只求尤氏妹妹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
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
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
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鬼的陰人冲犯了大
家算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鬼說他冲的秋桐見賈璉
請醫調治打罵狗爲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
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
說他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理那起
餓不死的雜種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

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冲
了我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裡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
們那個綿花耳朵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
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
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撓雜沒有的呢衆人又要笑又不敢
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說二爺二
奶奶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
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
子憑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的爲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
沒了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

紅樓夢
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干淨。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淨。想畢，扎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趕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

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了，鬢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門，就只等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倒眾人推，鬢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暗見不禁大哭。眾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泪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擡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

等也都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
梨香院停放五日搬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
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抬上去用衾單蓋了
八個小廝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
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
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
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一場眾族
人都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鳳姐
兒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
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遶過

羣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
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勞病死的孩子不燒
了也認真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情分
停五七日擡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墳上埋了完事鳳姐笑
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了鬟來請鳳姐說二
爺在家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
麼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借們的月例一月趕
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兩用剩了還
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
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得賈璉無話可說只得開了

尤氏箱籠去拿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
拆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細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
日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着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說
只得自己用個包袱齊包了也不用小廝了鬟來拿自
己提着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好笑連忙將二百兩一包
碎銀偷了出來悄遞與賈璉說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
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
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
繫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
收去賈璉有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趕造一面分派

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裡伴宿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尤二姐被賺進園已落深阱即無秋桐亦斷不能久
活今又添一秋桐其死更速

鳳姐既暗害二姐又欲暗害張華刻毒陰險令人可
怕

旺兒之說謊與平兒之慈心皆是反襯鳳姐之妬惡
秋桐之肆險是鳳姐之挑唆然秋桐異時之被遣已
於此日埋根

胡醫生誤用打胎藥不過了結二姐身孕以便速死
其實墮胎亦死不墮胎亦死與胡醫無涉
賈蓮開二姐箱櫃一槩無存是暗補鳳姐早已搜羅
情事

第六十三回下半回至六十九回一大段應分四小
段六十三下半回爲一段叙賈敬暴亡爲接尤老娘
母女暫住甯府之由六十四回六十五上半回爲一
段叙賈蓮之偷娶尤二姐六十五下半回六十六回
爲一段叙尤三姐自刎柳湘蓮出家了結兩人因果
六十七八九回爲一段叙王鳳姐設計陰毒尤二姐
落阱吞金了結二姐公案中夾叙黛玉悲吟思鄉
是借作反襯引線

紅樓夢卷六十九終

紅樓夢卷七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啞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煩雜，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单子來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单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的，等裡面也該放的。

了頭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緣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與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眾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發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兒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又聞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鳳姐

逼死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病越重了連連接接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病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頭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內咕咕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拉拉罷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在芳官那裡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長祆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尙未疊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綠杭紬小袄紅紬子小衣兒披著頭髮騎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著一身舊衣在那裡抓芳官的肋皮芳官却仰在炕上穿著撒花紬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

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
等我來撓你們說着也上床來隔肢晴雯晴雯觸癢笑的
忙丟下芳官來合寶玉對抓芳官趨勢將晴雯按倒襲人
看他四人滾在一處倒好笑因說道仔細凍着了可不是
頑的都穿上衣裳罷忽見碧月進來說昨兒晚上奶奶在
這裡把塊手絹子忘了不知可在這裡沒有春燕忙應道
有我在地下撿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剛晾着還
沒有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倒是你們這裡熱
鬧大清早起就咕咕呱呱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
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

娘和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
更冷冷清清的了兩個姨媽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
那纔冷清呢你瞧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像
短了多少人是的把個雲姑娘落了單了正說着見湘雲
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
梳洗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
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道這會子還不起來借們
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了一個人作興作興如今正是初
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
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的如今却好萬物逢春借

們重新整裡起這個社來自然要有生趣兒况這首桃花
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豈不大妙寶玉聽着點
頭說狠好且恁着要詩看衆人都有說僧們此時就訪稻
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說着一齊站起來都往稻香
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寫着是

桃花行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簾櫳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閨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疑碧
樹樹烟封一萬株
烘照樓壁紅凝糊
天机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飲醮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痴痴呆呆竟要滾下淚來，又怕眾人看見，忙自己拭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做的？」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寶琴笑道：「現是我做的。」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等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

此傷悼語句，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斷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眾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黛玉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古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飯畢，又陪着入園中來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

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閒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這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爲妻擇于五月間過

門鳳姐兒又恹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舅女閑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合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來五人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寶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還是第二件到那時總然你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統共數了一數纔有五百六十幾篇這三四年

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明日起把別的心都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過去。寶玉聽了。慙得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在搪搽不過。便說明日爲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睡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了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十分歡喜。就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道。臨陣磨鎗也。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

完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實。叙探春等都笑說。太太不用着急。書雖替不得。他字都替得的。我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搪搽過這一步兒去。就完了一則老爺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王夫人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功課。寶玉一向分心。到臨期自然要吃虧。因自己只粧不奈。煩把詩社更不提。起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積了許多。這日正等着。再得五十篇。也就搪得過了。誰知紫鵬走來。送了一卷東西。寶玉拆開。

看時却是一色捶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類喜的寶玉和紫鵲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接着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功課亦可搪塞了寶玉放了心于是將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塌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至七月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丟過一邊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綉絨纔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鵲

啼燕如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做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新鮮有趣兒我却不能湘雲說道俗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也倒是湘雲道俗們趁今日天氣好爲什麼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幾色菓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裡二人便擬了柳絮爲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粘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我倒平常少不得也

要胡謔起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炷了一支夢甜香大家
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也忙寫出來寶
釵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兒
這香怎麼這樣快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你可有了
寶玉雖做了些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
已盡了李紈等笑道寶玉又輸了蕉丫頭的呢探春聽說
寫了出來眾人看時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縮繫也難羈一任東
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却也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

輸不肯免強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
動了興乃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總是明
春再見隔年期

眾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總然好也
笑不得說着看黛玉的是一闕唐多令

紛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毳颺泊亦
如人命簿空繾綣說風流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
頭嘆今生誰捨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
留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看寶琴的《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夢。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悲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寶釵笑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的東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謔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不要太謙，自然是好的。」我們賞鑒賞鑒。」因看這一闕《臨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蜂圍蝶陣亂紛紛，幾會隨逝水，豈必委芳塵。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自然這首爲尊，纏綿悲戚，讓瀟湘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執道：「不用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

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有聲响，恰似窗扉子倒了一般。眾人嚇了一跳，丫鬟們出去瞧時，簾外丫頭子們回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眾丫鬟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線，借們拿下他來。」寶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嫣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鵲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個不成？」二爺也太使心眼兒了，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笑道：「紫鵲也太小器了，你們一般，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個忌諱。」黛玉笑道：「可是呢？把借們的拿出來，借們也放放晦氣了。」

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腳都忙着拿出來，也有美人兒的，也有沙雁兒的，丫頭們搬高墩，綳剪子，股兒一面撥起簾子來，寶釵等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寶琴笑道：「你這個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寶釵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寶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日賴大娘送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丫頭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寶玉道：「再把大螃蟹拿來罷了。」頭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

個美人並簾子來回說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纔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了丫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來寶琴叫丫頭放起一個大蝙蝠來寶釵也放起個一連七個大雁來獨有寶玉的美人再放不起來寶玉說了頭們不會放自已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來了急得寶玉頭上的汗都出來了衆人又笑寶玉恨得擲在地下指着風箏說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腳踹個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去叫人換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個來

放罷寶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這幾個風箏起在空中一時風緊衆丫鬟都用手帕墊手黛玉果見風力緊大過去將簾子一鬆只聽得一陣豁喇喇响登時線盡風箏隨風去了黛玉因讓衆人來放衆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兒都放了去了階們大家都放了罷於是丫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絞斷了線那風箏都颼颼颼颼的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雞蛋大一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了衆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着有了頭來請吃飯大家方散從此寶玉的工課也不敢像先竟擗在脖子後頭了有時寫寫字有時念念書闕了也出來合姐妹們頑笑半

天或往瀟湘館去閒話一回眾姐妹都知他工課虧欠大家自去吟詩取樂或講習針黹之事也不肯去擾他便是黛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每每推睡不大覺攪他寶玉也只得在自己屋裡隨使用些工課展眼間已是夏末秋初一日賈母處兩個小丫頭匆匆忙忙來叫寶玉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評曰

桃花命薄柳絮風飄林薛一金釵遭逢暗合而寶釵填詞有好風借力送上青雲之句尚不至墮溷沾泥若黛玉歌行則杜宇春歸簾櫳月冷竟是天亡口吻

青雲二字本指仙家而言自岑嘉州有青雲羨鳥飛句後人遂以訛承訛作為功名字面寶釵詞內青雲字應仍作仙家言則與寶玉出家更相映照

此社是歸結從前詩社從此以後漸漸風流雲散勝會難逢故桃花一社有名無實柳絮填詞偶然一聚便接寫剪放風箏颺星散已有淒涼景况賈赦放賑是文章展拓法

紅樓夢卷七十終

紅樓夢卷七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母處兩個丫頭匆匆忙忙來找寶玉，口裡說道：「二爺快跟着我們走罷。」老爺家來了，寶玉聽了，又喜又愁，只得忙忙換了衣服，前來請安。賈政正在賈母房中連衣服未換，看見寶玉進來，請安，心中自是歡喜，却又有些傷感之意。又敘了些任上的事情，賈母便說：「你也乏了，歇歇去罷。」賈政忙站起來，笑着答應了，個是又畧站着，說了幾句話，纔退出來。寶玉等也都跟過來，賈政自然問問他的工

課也就散了。原來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璉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見了。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聖諸事完畢，纔回家來。又蒙恩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宴然復聚，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槩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邊母子夫妻共敘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議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處齊開筵宴。榮

國府中單請官客，寧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綿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做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大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茄楠珠

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棹案鋪了紅毡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過目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悄悄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了頭收了改日閒了再賄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甯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王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廝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茶

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入席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衆公侯命婦左邊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邊下手方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太家的帶領衆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茶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鬟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別處去了一時添了場臺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丫頭都是小廝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個捧了戲單至階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與林之

孝家的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與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纔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眾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少時茶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裏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眾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姐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腴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

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四位小姐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來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姐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寶玉也纔從廟裏跪經回來鳳姐說了寶釵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見了大眾俱請安問好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這裏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帳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寶釵問十幾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寶琴也着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

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
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們
別笑話留着賞了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
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略逛了一逛賈母
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
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
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着北
靜王妃略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
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一應却是邢
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

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甯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
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陪賈母頑笑又幫
着鳳姐料理出入大小的器皿以及收放禮物晚間在園
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後因說你
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點吃了歇歇去明兒還要
起早呢尤氏答應着退了出去來到鳳姐兒房裏來吃飯
鳳姐在樓上看着人收送來的圍屏呢只有平兒在房裏
與鳳姐疊衣服尤氏想起二姐兒在時多承平兒照應便
點着頭兒說道好了頭你這樣好心人兒難爲你在這裏
熬平兒把眼圈一紅拿別的話岔過去尤氏因笑問道你

們奶奶吃了飯兒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不請奶奶去的
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罷餓的我受不得了
說着就走平兒忙笑道奶奶請回來這裏有點心且點補
些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得這樣我園裏和他
姊妹鬧去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
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仍未關
好猶吊着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子那
丫嬛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
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內
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聚齊之所到了這裏只有兩個婆

子分菓菜吃因問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裏東府裏的
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話吩咐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菓菓
又聽見是東府裏的奶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
奶們纏散了小丫頭道既散了你們家裏傳他去婆子道
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
小丫頭聽了道噯喲這可反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新
來的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去這會子打
聽了體已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
着狗顛屁股兒的傳去了不知誰是誰呢璉二奶奶要傳
你們可也這麼回這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這丫頭揭

紅樓夢
着弊病便羞惱成怒了因回口道扯你的臊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揭挑我們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各門各戶的你有本事排揎你們那邊的人去我們這邊你離着遠遠些呢丫頭聽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好這話說得好一面轉身進來回話尤氏已早進園來因遇見了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着地藏菴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粧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與尤氏吃那丫頭一逕找了來氣狠狠的把方總話都說了出來尤氏聽了冷笑道這是兩個什麼人那兩個姑子

笑推這丫頭道你這姑娘好氣性大那糊塗老嫗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纏是俗們奶奶萬金之體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俗們只有哄他歡喜的說這些話做什麼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這兩個婆子來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笑道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勸尤氏道不爲老太太的千秋我一定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

去到園門外我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小丫頭子就把這話告訴他了周瑞家的雖不管事因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心性乖滑專慣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歡他他今日聽了這話忙跑入怡紅院一面飛走一面說可了不得氣壞了奶奶了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過了這幾天算帳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姐你來有個理你說說這早晚園門還大開著明燈燭燭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

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還吩咐過的今兒就沒了人過了這幾日必要打幾個纏好尤氏又說小丫頭子的話周瑞家的說奶奶不要生氣等過了事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他們誰說各門各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燈關門呢奶奶也別生氣了正亂着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纏吃了幾個餛飩請你奶奶自己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出去便把方纔之事回了鳳姐鳳姐便命將那兩個的名字記上等過了這幾日細了送到那府裏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或是開恩隨他就完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一聲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廝到林之孝

家去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進來見大奶奶一面
又傳人便立刻細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裏派人看
守林之孝家的不知甚麼事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二
門上傳進話來了頭門出來說奶奶總歇下了大奶奶在
園內叫大娘見見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
來到稻香村了鬢門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去忙喚進
他來因笑向他道我不過爲找人找不着因問你你既去
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倒要你白跑一輪
不大的事已經擗過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二奶奶
打發人傳我說奶奶有話吩咐尤氏道大約周姐姐說的

你家去歇着罷沒有什麼大事李執又要說原故尤氏反
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
見趙姨娘因笑說嚶啲啲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歇
歇跑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如此這般進
來了趙姨娘便說這事也值一個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
窄些兒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也值得叫你進來你快歇
歇去我也不留你吃茶了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
門前就有纏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着求情林之孝家
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他好喝酒混說話惹出事
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發人捆他連我還不是呢

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丫頭子纏七八歲原不識事只
晉啼哭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没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
放着門路不去求却纏我來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大太太
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過去告訴你姐姐叫親家娘和
太太一說什麼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這一個那一個還
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塗攪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
沒有單放他媽又打你媽的禮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
丫頭子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姐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
子原是個不大安靜的便隔牆大罵一陣便走來求那夫
人說他親家與大奶奶的小丫頭白鬧了兩句話周瑞家

的挑唆了二奶奶現擱在馬圈裏等過兩日還要打呢求
太太和二奶奶說聲饒他一次罷那夫人自爲要鴛鴦討
了沒意思賈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來賈母又單
令探春出來自己心內早已怨忿又有在側一千小人心
丙嫉妬挾怨鳳姐便挑唆得邢夫人着實憎惡鳳姐如今
又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
眾族人到齊開戲賈母高興又今日都是自己族中子侄
輩只便粧出來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腳踏
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寶
釵寶琴黛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瑞之

母帶了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幾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鸞四姐兒生得來好說話行事與眾不同心中歡喜候時他兩個也坐在榻前寶玉却在榻上與賈母搥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面兩溜順着房頭輩數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後是男客行禮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然後賴大等帶領眾家人從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禮畢又是眾家下媳婦然後各房丫鬟足闌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在那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開戲

飲酒直到歇了中台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命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和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姐的照顧愿意在園內頑笑至晚便不回去了邢夫人直至晚間散時當着眾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昨日晚上聽見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娘子細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還要捨錢捨米周貧濟老僧們先到磨折起老人家來了便不看我的臉權且看老太太暫且寬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着眾人又羞又氣一時找尋不着頭

腦逼得臉紫脹回頭向賴大家的等冷笑道這是那裏的話昨兒因為這裏的人得罪了那府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爲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王夫人因問爲什麼事鳳姐兒笑將昨兒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鳳姐兒道我爲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禮就如我在你那裏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儘我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這又不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去說王夫人道你太太說的是就是珍阿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

虛套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爲是說着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一陣心灰落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詫異道好好的這是什麼原故那裡立等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臉另施了脂粉方回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還有粵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

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攔着我要送人的鳳姐兒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臉上細瞧引得賈母問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我看他的眼腫腫的所以我詫異賈母便叫近來也細看着鳳姐笑道纔覺的發癢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罷鳳姐笑道誰敢給我受氣便受了氣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飯你在這裡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在這裡幫着兩個師父替我揀佛豆兒你們也積積壽前兒你姊妹們和寶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揀別說我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

素的來兩個姑子吃然後擺上葷的賈母吃畢抬出外間尤氏鳳姐二人正吃着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上香捧上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筐籠內明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著聽兩個姑子說些因果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一事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奶還是哭的那邊太太當着人給二奶奶沒臉賈母因問爲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鳳丫頭知禮處難道爲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

系林夢
也不管罷這是大太太素日好氣兒不敢發作所以今兒
拿着這個作法明是當着衆人給鳳姐兒沒臉罷了正說
着只見寶琴來了也就不說了賈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
兒四姐叫人吩咐園中婆子們要和家裡的姑娘們一樣
照應倘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
要走時鴛鴦說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裏聽他的話說着便
一逕往園裡來先到稻香村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問
了鬢們都說在三姑娘那裡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
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來了都笑說你這會
子又跑到這裡做什麼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逛逛

麼于是把方總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聽了即刻就
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一個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
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得到實在我們
年輕力壯的人細上十個也趕不上李紈道鳳丫頭仗着
鬼聰明還離腳踪兒不遠俗們是不能的了鴛鴦道罷啣
還提鳳丫頭虎丫頭呢他的爲人也可憐兒的雖然這
幾年沒有在老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裡也不知
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爲人是難做的若太老實了沒
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裡人也不怕若有些機
變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俗們家便好新出來的這

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一個個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麼樣纔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裡嚼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當着三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箒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聽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裡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都看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何等快樂除不知這裡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

紉

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應該混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罣碍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毅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執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了就箒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裡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門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蠢的寶玉笑道人事莫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箒是隨心一輩子了眾人不等說完便說可又

瘋了別和他說話絕好若和他說話不是豸話就是瘋話
了喜鸞因笑道二哥哥你別這樣說等這裡姐姐們果然
都出了問橫豎老太太也太寂寞我來和你作伴兒李
紈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豸話難道你是不出門的
這話哄誰說得喜鸞也低了頭當下已起更時分大家各
自歸房安歇不提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
角門虛掩猶未上栓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
內燈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伴也不會提燈獨
自一人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要小解因
下了甬路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湘山石後大桂樹底

下來剛轉至石後只聽一陣衣衫响嚇了一驚不小定睛
一看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裡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石後
藏躲鴛鴦眼尖趁着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裙子
梳鬚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裡司棋鴛鴦只當他
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嚇着
頑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我就喊起來
當賊拿了這麼大丫頭也沒個黑夜白日只是頑不設這
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入胆虛只當鴛鴦已
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衆人知覺更不好且
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

紅樓夢
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只說好姐姐千萬別讓鴛鴦反不知爲的什麼忙拉他起來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只不言語拿手帕拭淚鴛鴦越發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個人影兒恍惚像個小廝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自己反羞的心跳耳熱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悄問那一個是誰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鴛鴦啐了一口却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悄叫道你不用藏躲姐姐已經看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廝聽了只得也從樹後跑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鴛鴦道

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去罷橫豎我不告訴人就是了這是怎麼說呢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經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忙着接聲道我在這裡有事且畧等等兒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八旬大慶是極盛時事而于南安王太妃請見姑娘們賈母止傳探春邢夫人懷怨又因尤氏生氣王鳳姐暗哭寶玉又說人事莫定誰死誰活瘋話從

此以後家運漸衰已于極熱開時生冷淡根芽
司棋偷情偏被鴛鴦撞見後來兩人俱不善終一死
于多情一死于絕情其實兩人俱是深于情者
司棋之私情敗露引出綉春囊釁金鳳及搜檢大觀
園攆逐晴雯等事此回叙事爲下文幾十回伏線

